

陈桥驿 著

水经注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

《水经注》研究

陈桥驿 著

25.29

天津古籍出版社

《水经注》研究

陈桥驿 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375印张 363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50

统一书号：11330·2

定 价：3.30元

序 言

我原来打算写一篇较长的序言，用来说明一下我研究《水经注》和写作本书的经过。但是后来这个计划却不得不加以改变。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历史地理》这一刊物假复旦大学举行编委会，我忝与其会。来会采访的《书林》编辑金永华同志，从侯仁之教授处获悉我研究《水经注》过程中的某些坎坷经历，一定要我为《书林》写一篇稿子。编委会结束后，我径去广州参加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直到一九八〇年一月上旬后才返回杭州，回杭后又忙于地理学会中的一些未了事务，几乎忘记了《书林》的约稿。正当此时，金永华同志又来到杭州，敦促我完成这篇稿子。这样，我才回顾了几十年来我和《水经注》的关系，而把我原来准备在序言中要说的一些话，写成了后来在《书林》发表而现在又作为本书第一篇的《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为此，我在这里要说的话就不多了。

必须说明的是，收入本书的四十多篇东西，是在几十年时间中陆续写成的，写作的时候，原来并无出版此书的打算，其中有一些又先后在若干刊物上发表过。因此，文字的体例未必一致，而内容也容有重复。为了统一体例和减少重复，在收入本书时，我曾逐篇（包括已经发表过的）作了一些修改，有的在文后加了附记。不过尽管如此，上述缺陷恐怕仍属难免，深以为歉。

我曾于一九七九年把本书目录进行打印，并抄录部分原稿，分别寄请历史地理学界和治邨同仁指正，先后收到不少同志所提供的宝贵意见，使我感激不尽。根据同志们的意见，我又对本书的目录和篇幅作了一次调整，并增加了若干内容。特别应该感谢的是谭其骧教授、侯仁之教授、史念海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郭敬辉副所长，他们既为本书审读原稿，又对全书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为本书增加了光采。此外，杭州大学吕以春同志协助我做了不少野外工作，吴贤祚等同志为本书清绘地图，谨此表示谢忱。

学邨数十年，由于资质鲁钝，心得殊少。收入本书的一些东西，多半是村夫野语，也可能是雕虫篆刻，谨请海内外治邨同仁指教。

陈 桥 驿

一九八一年二月于杭州大学

目 次

序 言.....	(1)
一、我读《水经注》的经历.....	(1)
二、《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与地理学方法.....	(7)
三、《水经注》记载的水文地理.....	(29)
四、《水经注》记载的伏流.....	(43)
五、《水经注》记载的瀑布.....	(49)
六、我国古代湖泊的湮废及其经验教训.....	(65)
七、《水经注》记载的温泉.....	(78)
八、《水经注》的地貌描述.....	(88)
九、《水经注》对于峡谷的描述.....	(103)
一〇、《水经注》记载的植物地理.....	(111)
一一、《水经注》记载的动物地理.....	(124)
一二、《水经注》记载的自然灾害.....	(132)
一三、《水经注》记载的热带地理.....	(138)
一四、《水经注》记载的行政区划.....	(149)
一五、《水经注》记载的城市地理.....	(164)
一六、“六镇”与《水经注》的记载.....	(172)
一七、《水经注》记载的兵要地理.....	(177)
一八、《水经注》记载的域外地理.....	(191)
一九、《水经注》记载的桥梁.....	(195)

二〇、《水经注》记载的津渡·····	(204)
二一、《水经注》记载的内河航行·····	(210)
二二、《水经注》记载的道路·····	(218)
二三、《水经注》记载的水利工程·····	(224)
二四、《水经注》记载的农田·····	(239)
二五、《水经注》记载的工业·····	(245)
二六、古建塔史与《水经注》的记载·····	(252)
二七、《水经注》记载的园林·····	(262)
二八、《水经注》记载的陵墓·····	(268)
二九、《水经注》记载的古代建筑·····	(273)
三〇、《水经·浙江水注》补注·····	(283)
三一、《水经注》与地名学·····	(317)
三二、《水经注》记载的同国异名·····	(329)
三三、《水经注》记载的一地多名·····	(335)
三四、《水经注》记载的异地同名·····	(344)
三五、《水经注》记载中的有地无名·····	(352)
三六、《水经注》地名错误举例·····	(361)
三七、论《水经注》的版本·····	(366)
三八、《水经注》版本余论·····	(382)
三九、编纂《水经注》新版本刍议·····	(388)
四〇、评森鹿三主译《水经注(抄)》·····	(395)
四一、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	(405)
四二、论《水经注》的佚文·····	(433)
四三、《水经注》佚文·····	(448)
附：《水经注》佚文征引书目·····	(511)

一 我读《水经注》的经历

在我还是一个孩提的时候，每当夏夜纳凉，最饶趣味的事，就是听祖父讲故事，讲了一个，再要一个，每晚都纠缠不休。我祖父是个老学究，酷爱孙子，真是有求必应。我不知道他哪里来这么多故事。有许多故事，是我长期不会忘记的。例如他讲到我家北面的一座小山，他说：越王勾践杀死了有功劳的大夫文种，葬在这座山上，过了一年，那个同样很有功劳而被吴王夫差杀死的伍子胥就来把他带走，一同当了潮神。又如他讲到我家南面的一座小山，他说：这座山原来在山东东武县海中，忽然飞到这里，还有好几百家压在山底下呢。祖父的书房里堆满了线装书，但是每当我纠缠他讲故事之时，我看他总是拿出一叠小本子的书来翻阅一回，因此，在我幼稚的脑袋里，至少已经懂得，他所讲的那些娓娓动听的故事，必然与这些小本子有关，因此，在他书房里的许多书本之中，对于这一叠小本子，我从小就怀着一种既尊敬又神秘的感觉。

由于家庭的影响，我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能读一点文言文了，到这时才知道这一叠使我肃然起敬的小本子，原来是一部巾箱本的《水经注》。原来使我十分神秘的，这些书上竟然写了我家附近的故事，到这时才知道，葬着文种的“重山”和从东武县飞来的“怪山”，都不过是其中一篇《浙江水注》中的记载。年齿稍长以后，看到了任松如编的《水经注异闻录》，从

《水经注》抄出的诸如“重山”、“怪山”一类的异闻超过四百处，难怪我祖父只要翻动几页，就可以讲出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过当时我对这类异闻已经不感兴趣，而开始十分喜爱此书中的丰富语言和生动文字。的确，自古以来，记载山川风景的文章车载斗量，但以语言的丰富和文字的生动而论，实在没有超过《水经注》的。卷三十四《江水注》描写长江三峡的一段，就是长期来脍炙人口的。这段注文说：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只是一个例子，在《水经注》描写山水风景的文字中，维妙维肖，出神入化，使人百读不厌的语句和段落是很多的。我在一个时期中，简直给此书的语言文字迷住了，曾经把它们大段大段地抄下来，也曾经大段大段地加以背诵，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这当然不是什么有害的事。但是当我开始和地理科学接触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对于《水经注》这样一部古代名著，我童年时代曾经憧憬于它所记载的异闻趣事，以后又倾心于它的语言文字，实际上都没有抓住《水经注》的要害。

《水经注》，顾名思义是《水经》的注释。《水经》是完成于三国时代的一部记载了一百多条河流的地理书，每条河流只简单

地记载它的发源、流程和归宿。酈道元于六世纪初作注，注文大于《水经》二十多倍，不仅涉及的河流多达一千余条，而河流所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情况，也都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即以《渐江水注》这一篇为例，《水经》只有“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余杭东入于海”寥寥十六字。但注文却长达约六千字，不仅记载了大小支流和沿河的滩濊、瀑布、湖泊、井泉、山岳、丘阜、生物等自然地理，并且也记载了沿河的城镇、聚落、农田水利、交通物产等人文地理。所以《水经注》实际上完全撇开了《水经》的框子，而是一部独立的、以水道为纲的古代地理巨著，《水经注》记载的各种资料，不仅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极为可贵，而对于现代地理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当我逐渐明白《水经注》是如上所述的一部地理名著以后，我对它的感情弥笃，兴趣倍增，而且因此也增加了我对祖国河川的无比热爱。解放以前，我还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课堂执教之余，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来搜集我国河流的资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立下了这样的私愿，要继酈道元之后，写出一部《水经新注》之类的书。解放以后，年龄长了几岁，阅历多了一些，知道“事非经过不知难”，开始懂得，要按照酈道元当年的规模，根据现代的科学水平，写出一部《水经新注》之类的书，靠一人单干，看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好多年来搜集的河流资料，却也觉得弃之可惜，于是，受出版社之约，把这些资料凑集起来，写了一本十多万字的小册子《祖国的河流》，于一九五四年在上海出版。此书只不过是约略介绍了祖国主要河流的概况，实在是很肤浅的东西，但却想不到从五四年到五七年的三年之中，竟先后重印了九次。说明对于祖国河川的热爱，并不是我一个人的

事，这就更鼓励了我对于《水经注》的研究。

此后，我对《水经注》的研究就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水经注》的地理学研究，把《水经注》记载中有关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资料，一一加以整理和推究，使之古为今用，这是我研究《水经注》的重点。其次是《水经注》的地名学研究，因为《水经注》记载的各类地名，为数多达二万左右，从今天来看，它实在就是一部北魏以前的历史地名辞典。特别是在这二万左右的地名中，有地名渊源解释的约有二千四百处，这是我国自《汉书·地理志》解释地名渊源（不过四十余处）以来，在这方面集其大成的著作，因此，《水经注》在我国地名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我对《水经注》研究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版本的研究，由于此书版本（包括钞本）甚多，不同版本间有时有很大的差别。另外，由于《水经注》实际上是一部残籍，还有许多佚文散见于其他古籍，因此，我还必须遍查古籍，搜索佚文，使此书能成完璧。当然，版本的研究并非我研究《水经注》的目的，而只是为了引起治郾同仁的注意，有机会集众人之力，搞出一种比现行所有版本更完整的新版本，提供后人使用《水经注》的方便。

在一九六六年的这场灾难开始以前，我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已经累积了几千张卡片和十几本笔记。但在这场几乎断送我们党和国家的浩劫中，我的《水经注》研究也同样不能幸免。我是这场灾难一开始的所谓“横扫一切”中的第一批受害人之一，在那张作为灾难讯号的北京大学大字报披露后不到三天，大量大字报就象毒箭一样地射满了我的全身，这中间当然少不了对我研究《水经注》的攻击。我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与地理学方法》一文中，曾经引用刘继

庄称誉此书的“宇宙未有之奇书”一语，这话就成为我反对毛主席著作的极大罪证。接着就是挂牌、示众、抄家……，我的几千张卡片，就在第一次抄家中被全部取走。

这样闹了两个月，接着来了“大串联”，以后，打击的矛头又转向“走资派”。我除了白天劳动或在牛棚里写“检查”外，晚上可以回家。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再度振作精神，利用劫后幸存的《水经注》和其他书籍，特别是那十几本多年心血的笔记，每天晚上仍然孜孜不倦地搞我的《水经注》研究。而且我又发现，我有一部未被抄走的巾箱本《合校水经注》，其大小刚刚可以套入当时人人必带的那本“红宝书”的塑料封面。一次套入两册，其厚薄也大致相当。我本来是个胆小的人，也不知是在什么力量的驱使下，居然“胆大包天”，天天随带这种伪装的“红宝书”，在牛棚里阅读起来。尽管当时牛棚中只有系主任和我二个“牛鬼”，监视也不很严，但这毕竟是十分冒险的行动，一旦被查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清队”开始以后，形势又陡然紧张起来，我的妻子有鉴于几千张卡片的损失，就设法把十几本笔记转移到萧山，但萧山也同样有林彪和“四人帮”爪牙，同样有那些对学术、文化嫉恶如仇的人。尽管为我们保藏笔记的萧山朋友行动迅速，——发现事情暴露，立刻把它们送回杭州。但萧山的“造反派”随即赶到，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对我进行了联合“提审”，勒令我交出罪证——《水经注》笔记。由我妻子出面推说放到乡下为由，总算展限五天。

这五天之中，我们全家进行了一场冒险的奋斗。白天，我必须出去劳动改造。晚上，全家动手抄录，在用黑布罩住的昏暗灯光下，尽最大努力，通宵达旦地要把几十万字的笔记留下

一个底本。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对此当然胜任愉快。我的现在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数学的大儿子，当时还只有十四岁，对于我写的行书，认起来实在相当困难，但是也坚持着边问边抄；我的现在正在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天文学的小儿子，^①当时还只有十一岁，不能担任抄写工作，但也自告奋勇地熬着夜在屋前屋后放风，以防突然袭击。这样，在我于五天后拿着这十几本本子忍痛上交时，总算已经录出了一个潦草不堪的底本。我随即于一九六八年八月被关进晚上也不得回家的牛棚，我的妻子立即把这个底本送去永康县友人处保藏，直到我于一九六九年底从牛棚出来以后，这个底本也从永康回到了杭州。虽然条件仍然艰苦，形势也仍然险恶，但我毕竟又可悄悄地读我爱读的《水经注》了。

万恶的“四人帮”的垮台，带来了学术界的春天，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使我得以那些劫后余生的资料作基础，继续我的《水经注》研究，逐渐地弥补了这场浩劫中的损失。现在，我在上面所说的三个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不久就可交稿与读者见面。如今旧事重提，溯昔抚今，真是百感交集。今天，我能把我学习《水经注》这段崎岖经历写出来，首先当然应该感谢党，同时也应该感谢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帮助过我的所有朋友们。

原载《书林》，一九八〇年第三期。又收入《治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二 《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 与地理学方法

引 言

《水经注》是北魏延昌、正光间（五一五——五二四年）酈道元撰述的一部地理著作^{〔1〕}。从书名来看，它仅仅是《水经》的一种注释，但这部完成于三国时代的《水经》，内容非常简短，全文只提到一百三十七条河流，每条河流无非寥寥数语。而《水经注》记载的河流多至一千二百五十二条^{〔2〕}，注文大于《水经》达二十余倍。和一般注释性的文字不同，《水经注》在内容上并不受《水经》的限制，是一部由作者独创的地理著作。为此，历来学者多予以极高评价，如清刘继庄称之为“宇宙未有之奇书”^{〔3〕}，丁谦称之为“圣经贤传”^{〔4〕}等，盛誉可见一斑。

历来学者对《水经注》的研究，主要偏重在版本、校勘和注疏等方面。此书原有四十卷，辗转传钞，到宋代已缺失五卷^{〔5〕}。明代以来，更无善本。经注混淆，讹误特甚。明清两代，有不少学者，其中特别是清初的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在这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根据《永乐大典》与其他版本，进行了仔细的校勘，大体上恢复了这部名著的旧观。当然，清初学者并没有完全结束了这方面的工作，不仅自宋代以来缺失的五卷

未曾补足^{〔6〕}，以致象《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古籍中所载引的如潯沱水、泾水、洛水等，都不见于今本；而今本中，内容词句显系因传钞而脱漏讹误者，为数仍属不少。但是与明代相比，现在毕竟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版本，应该承认与酈氏原著已经相去不远了。

必须指出，版本、校勘与注疏方面的工作，主要目的还只是为了恢复这部历史名著的本来面目，提供后人利用这部著作的方便。《水经注》作为一部地理著作，其实际价值主要当然在于地理学方面。尽管许多学科，都可以从《水经注》吸取养分，但是从地理学角度，对这部名著作全面的和系统的研究，毕竟应该放在首要地位。遗憾的是，历代以来，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显得凤毛麟角。这就是刘继庄所说的：“《水经注》千年以来无人能读，纵有能读而叹其佳者，亦只赏其词句，为游记诗赋中用耳”^{〔7〕}。对于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的地理著作，研究工作局限于考据注疏，而成果利用主要限于摘取片言只语作为诗文材料，这不能不说是这部名著的莫大误解。虽然，清末以来，已经开始有些学者如杨守敬等辈，从地理学角度对《水经注》做了若干工作，但为数倒底不多。由于《水经注》在地理学上的丰富成果长期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它的实际价值。《水经注》在地理学上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其中，它所拥有的地理学资料和采用的地理学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方面。笔者拟就这些方面，略抒己见。

《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

《水经注》是一部内容浩繁的地理著作，对于地理学领域内

的许多有关学科，它都能提供有用的资料。

首先，《水经注》拥有丰富的有关地质、地貌、矿物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有不少至今仍然具有实际意义。

《水经注》记载了大量关于石灰岩与喀斯特地貌的资料，其中描述比较细致明确的有卷十一《易水注》、卷十二《圣水注》、卷十三《瀑水注》等十余处。卷三十一《涇水》经“涇水出蔡阳县”注云：

“山下有石门，夹郭层峻岩，高皆数百许仞。入石门，又得钟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迹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齐冰雪，微津细液，滴沥不断，幽穴潜远，行者不极穷深。”

这一段记载石灰岩洞穴的文字，的确写得细致生动，使读者宛如身入其境，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水经注》非常注意伏流（地下河流）的分布，全书提到的伏流多至三十余处。当然，郦道元所记载的伏流之中，也有一些如“河出昆仑，重源潜发，沦于蒲昌，出于海水”之类的错误传说，但其中不少是有价值的，对于今天我们探索喀斯特地貌方面具有较大意义。

《水经注》拥有我国泉水、地下水等方面的大量资料。仅仅温泉一项，全书记载的即达三十余处。一般泉水的记载就更不计其数。这些泉水今日虽然并不一定存在，但对于我们探索各地历史上地下水位的变化以及为今日找寻水源等方面，都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对于各地地下水位的差异，著者也很注意，诸如卷二《河水注》“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卷十九《渭水注》“长城北有平原，广数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

尺”。卷二十二《颍水注》“其地丘墟，井深数丈”等，均是其例。

《水经注》也为地史及古生物方面累积了不少资料。卷三十《淮水注》关于“吴伐楚，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的记载，所指即是地质年代中巨大爬虫类的骨骼化石。根据嘉庆《山阴县志》卷二十一所载：“宋时建里社，掘土得骨长七尺”。说明这种巨大的动物化石，在这个地区曾经一再发现，也说明《水经注》所提供的资料的可靠性。因此，这类资料对古生物地区分布的研究，具有颇大价值。此外，卷三十八《涟水注》记载衡阳湘乡县石鱼山的鱼类化石说：“山高八十余丈，广十里，石色黑而理若云母，开发一重，辄有鱼形，鳞鬐首尾，宛若刻画，长数寸，鱼形备足”。对这个地区的鱼类化石的这样清楚的描述，不消说是一项地史和古生物方面的有用资料。

此外，《水经注》还提供了许多历史上的地震资料，特别是对于那些强度很大的地震。例如卷二《河水注》所载陇西鸟鼠山地区的一次地震是“其山岸崩落者，声闻数百里。”这个地区至今仍是我国主要的地震区，也说明了《水经注》的资料至今仍然具有意义。

有关各种有用矿物的地理分布，《水经注》的贡献是尤为卓著的。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所认识和能应用的矿物为数不多，但著者却能运用他的丰富见识，把燃料矿物中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中的金、银、铜、铁、锡、汞，非金属矿物中的雄黄、雌黄、硫黄、盐、石墨、云母、石英、琥珀、玉、建筑石材等近二十种矿物的性状、用途及其地理分布作了详实的记载。下面是卷三《河水注》记载石油的例子：